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七千四百十七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五

起癸未明成祖永樂元年
盡己丑明成祖永樂七年
凡七年

癸未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國王

帝即位復四皇爵遼王植改封荊州至是四王皆予
封各令之國谷王穗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
沙遠府長史程通建文朝上封事陳禦備策有言其
多指斥者下獄死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
論死籍

質實

按明史諸王表以遼王植之改封荊州
系之永樂二年而遼簡王傳云建文中

燕兵起植渡海歸朝改封荊州是又謂植之改封在
建文時攷明成祖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敕遼王

植曰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固請改國荊州且以
廣寧重鎮就留三獲衛于彼以益邊防欲以荊州別
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却而復至勉從所請建國
荊州而仍舊封號則植之改封荊州實于成祖即位
之九月明史表傳皆誤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程通黃希範節愍

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
子監行太僕寺改北平為順天府
實置行部督府
督同知倉事等官行部置尚書二員
侍郎四員所屬六曹各設郎中
等官

二月遣御史分巡天下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自是
為定設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燕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却執齋規制無所更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輟晦指精廬一區讀質實姜清秘史王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質實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得已封之考明史寧王以善謀稱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國免禍自全豈有不俟朝命而徑徙南昌之理成祖寶錄云遣王之國賜鈔一萬錠親掣詩送之野史不足據也錢塘秦錢唐縣唐改唐為塘明為杭州府治今因之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期藏僧哈里瑪勒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齋書幣往迺迤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

遣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刺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

矣
質實

爪哇在占城西南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

國之始蘇門答刺在占城西南海中或言即漢條支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暹羅即隋唐赤土

國後分為暹為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斛洪武十年來朝賜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始稱

暹羅滿刺加在占城南海或言即古頗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言即古盤盤國。峇里瑪勒

舊作峇立
麻今改

三月徙大寧都司于保定使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初北平兵起厚賂三衛說之來既誘執寧王權乃選
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戰至是改北平行都司為
大寧都司徙保定遂割大寧北界烏梁海以償前勞
自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北邊失一重鎮至天順
末遼河東西及三公河北故地悉為
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絕矣質實遼河在奉
百里有東西二源自邊外合流而南經開原鐵嶺二
縣西又南經承德遼陽海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三
岔河一作三岔河遼河經鐵嶺縣北清河自東來
會入雙峽口西南分為二曰內遼河外遼河遼縣之
西南合為一至開城謂巨流河又分流復南匯經海
城縣之西與太子河會謂之三岔河此河左右即遼
東遼西
所由分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清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
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
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
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後歲以為常

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

時蘇松嘉湖數郡頻年水灾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
湖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
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殿山諸湖以
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漲溢害稼極治之法在濬吳
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
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
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
窄淺從浦抵上海南澹浦口百三十餘里潮夕淤塞

已成平陸灇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急流宜疏吳

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過

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臨浦口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底幾復禹貢三江入海

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預修野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

丁開濬原言晝夜經晝布衣徒步以遂成實實吳淞江即身先之明年原言復行九月功遂成實實古淞江自

太湖分派經吳江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太湖在蘇州府西南常州府東南湖州府北周五百里亦

曰五湖震澤具區笠澤皆是也歙縣秦置明為徽州府治今固之澱山湖在崑山縣東南八十里松江府

西北七十二里澱山舊在湖中歲久淤山去湖十餘里三泖即泖湖在婁縣西三十五里有上中下三

名北為上泖亦曰圓泖中為大泖南為下泖亦曰長
泖長橋在吳江縣東二里長百三十丈下界浦一作
夏駕浦在崑山縣東南二十里南陸浦舊志在上海
縣東北三十六里今堙劉家港即劉河口在嘉定縣
北二十四里太倉州東南七十里婁江入海之口也
常熟縣梁置唐移置于故海虞城明屬蘇州府今因
之白茆港在常熟縣東七十里今曰白茆浦在太倉
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安亭在崑山縣東南四十五
里今有鎮大黃浦在松江府東南十八里首受三茆
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合吳松江入
海相傳楚春申君所鑿亦名春申浦范家浜在松江
府東二十五里三江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江東
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一江東南上
七十里至白規湖曰上江亦曰東江方輿紀要江云按
原言治水時多艷稱之議者謂吉原浚白茅欽以淺

湖水不知白茅勢高千湖終不足以洩震澤之水又鑿夏駕浦掣吳淞江水北達婁江不知婁江雖通僅自復故道而新洋夏駕二浦橫街松江之腹是反為之害也又浚上海范家浜掣吳淞江南達黃浦入海不知松江為東西橫流大水勢順流駛黃浦為南北縱流小水勢逆流緩導南北之縱浦奔東西之巨流是通其小而塞其大計一時之近功忘百世之遠圖也其後三吳多水患實原吉創垂未善云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厯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十一月封胡奎為安南國王

安南既列藩封
其篡弒相尋固
王法所必討然
成祖自燕邸稱
兵身冒不韙其
得國所自與胡
奎父子亦何甚
運庭成祖既歿
明王其罪然自
運漸德何以為

建文初黎季犛弒國王陳曰規立其子顯又立
其弟奕而篡其位更姓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
奎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
稱太上皇傳位于奎朝廷不知也帝初踐祚奎遣使
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削絕臣陳氏甥為衆所
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陳氏繼
嗣有無及推帝誠偽奎隨遣使還奏詔封奎永幾安
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嘗執政大夫死
國事賊臣黎季犛乃敢經畧使黎國髦之子弒主篡
位屠戮忠良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亦遭害

上庸與師進討
其與楚靈王角
度封谷道以徇
于軍者又何以
異所以歸國之
請使方來而平
站之伏兵已起
坐為遠夷所侮
雖由黃中等昧
于機宜亦其德
不足以服遠雖
噉以兵威終無
益也

臣樂冠東海道逃詣闕明年老嫗送前國王曰燿弟
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金方遣使賀正旦帝出天平
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者責使者以大義帝始
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殺之狀以聞奎復遣
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冬遣都督金事
黃忠呂毅以兵納天平于安南四年春將至平
站山徑險惡奎伏兵邀殺天平輔行薛嵩自經死中
等整兵欲戰橋斷不得前引還帝大怒決意興師徵
中散至貸其死
質實 成祖實錄陳天平奏云臣天平前安南
隨軍立功自贖
王烜之孫天明之子曰燿弟也日燿
卒弟吸立子明繼之明子顯子炎皆為黎季犛所
弑與史傳小異老嫗古不通中國成祖即位土官刀
線歹貢方物始置老嫗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南至交
趾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布政司今為南掌國片站
在西南國舊諒山府雞陵關南呂毅項城人奎有低
郎二音又七修類稿安南黎季犛及子奎犛即繼

字音昨查權上
聲玉篇甚大也

始命內臣出鎮

明祖嘗樹鐵牌
于宮門永禁官
官用事然奉使
視軍洪武已開
兵漸則禁諭亦
徒為虛語至成
祖而出使外域
分鎮諸道監京
官制東廠凡後
世弊政無不以
身先之原其始
皆由深德建文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
虛實帝深以為忠于已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
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
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有謀者
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請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
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天
權悉以委寄遂
為一代厲偕
質實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
樂八年遣馬靖始明史本草除
備遺錄始于是年特書
于本紀今據之書于此

甲申
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詳之官寺逃附
鴻書因而重如
遷任逆貽作偏
之謀未幾黃保
幾危諸家馬致
致亂安南禍敗
皆當時立見災
待後嗣為德哉

先是庶吉士不專屬翰林及是春廷試進士賜曾榮
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
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沅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
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人命學士解縉等選
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庶吉士相
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
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人謂之
質實 選進士為翰
林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
謂之館選其後或問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
選所選多寡無定額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
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外
為州縣官謂之散館宣德五年始命學士教習萬歷
以後掌教習者以吏禮二部侍郎為之曾榮字子啓
永豐人楊相泰和人湯沅泰和人周忱字恂如吉水
人按實錄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
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嚴王訓榮

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
 敬盧翰沅沅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
 二十八人就學文淵閣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
 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錢工部擇近第宅
 居之周述字崇述吉水人孟簡述從弟劉子欽吉水
 人彭汝器安福人王英字時彥金谿人王直泰和人
 余鼎星子人章啟字尚文會稽人王訓廬陵人柴廣
 敬餘姚人王道永嘉人熊直豐城人陳敬宗字光世
 慈谿人沈升海寧人洪順懷安人章朴寧海人余學
 夔奉和人羅汝敬吉水人盧翰星子人李時勉名懋
 以字行安福人段民字時舉武進人倪維哲一作惟
 吾晉江人袁添祿衡山人吾紳字督縉開化人楊勉
 人江寧人

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

王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等問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復問黃淮尹昌高煦初封雲南後改樂隆對與縉同帝意乃決實實安高燄封彰德皇孫瞻基仁宗孝誠張皇后生是為宣宗

以僧道行為太子太師

道衍從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決焉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論功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帝與言呼為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退

朝仍緇水帝姓來兩都出塞北征留輔太子于南京遣長孫出閣就學又侍說書

六月汰冗官

帝以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命汰之尚書寒義等言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用在外令所隸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三甲進士量留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伴讀缺于第三甲內選用其餘悉遣歸進學從之

封喀蜜恩克特穆爾為忠順王

喀蜜漢伊吾盧北元末以威武王納固爾鎮之改封肅王平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迺北汗部勤齊毒死賈實伊吾盧之以病卒聞命其兄子托克托襲封賈實後漢置

宜禾都尉於此唐置伊州明設哈密衛其後為土爾
番所據今編旗視各蒙古有通判駐之在嘉峪關西
北一千六百里○納固爾元族子思克特穆爾舊作
安克帖木兒納固爾舊作納忽里托克托舊作脫脫
今並改

秋九月周王橐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明主遇祥
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
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

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
少戇帝以為祭酒遂不預機務

冬十月河決開封

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
池有衝決者即修之

黃河清

蒲城河津黃河清十二
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屬絳州同州魏置明屬西安府今升府韓城
隋改夏陽縣曰韓城明屬同州今屬同州府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炳文為惠帝懿
親首先總師北
伐成祖已立豈
尚復能瓦全先
後同此一死死
于前不失為盡

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
鳳飾玉帶用紅韁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
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建
文初進駙馬都督炳文北代璿勤直擢北平不聽帝

忠死子後有愧
于主節實由全
生之一念誤之
盛庸平安輩等
以此貽譏史冊
皆李景隆之從
逆迎降更不足
議定

即位璿稱疾不出坐罪死弟璈後軍都督僉事與弟
尚賢司卿瑄皆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以惠帝
肺腑戚故賜等
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

濟南開
封亦震

蠲蘇松嘉湖杭水災田租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保授左柱國朝廷有大
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
時至邸受賊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
削勲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

奪爵錮私
第籍其家
質實
李至剛名錮以
字行華亭人

乙酉三年春正月諳達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果勒齊斌坤特穆爾稱汗遣使賀之
達與通和其國公趙圖噶根等率眾助戰並賀加犒
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果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
院阿噶台等至是阿噶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噶
噶等先
後來歸
質實
索和爾舊作埽湖兒趙圖噶根舊作
脫列干達噶噶舊作達魯花今並改

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以數年用兵供給
特勞故休息之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四月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西福建河南戶

絕田租

計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是春免湖廣被水田
租六月賑蘇松嘉湖饑免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秋
九月蠲蘇松嘉湖水災田
租凡三百三十八萬石

六月遣中官鄭和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宏等蹤跡之多齎
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六十有二由嘉定
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連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
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五年
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
遍齎諸國由是來朝者日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

鄭和以中官衍
命遠歷重洋屢
圖體而取侮外
夷莫此為甚且

令其率兵數萬
廣資金幣以為
招徠之具更為
謀安不經其所
稱憐以兵威三
擒酋長焉如非
出自鄭和縱使
即諸番之相隨
入貢亦不過合
中朝通商厚利
非真慕化行誠
此皆當時閹寺
務奉使之弊且
欲隱沒其利故
爾謗張失實其
事皆未可盡信

番長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乙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質實鄭和雲南人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二云質實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伊埒古魯爾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刺王錫幹拉謀弑其主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和是年奉使五年九月還六年九月再使九年六月還十年十一月往十三年七月還十四年冬往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往二十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往比還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宣德五年六月和景弘復奉命歷忍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事三朝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

至惠帝出亡本
屬提衆若云潛
跡海外尤荒誕
無稽成祖此等
仍是欲實其
國之跡以圖掩
篡弒之名觀和
等還朝並無一
語及建文跡跡
更足知其本意
之所在矣

成祖于建文諸
臣屠戮殆盡極

里甘把里錫蘭山南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
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東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
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伊
將古魯爾舊作亞烈苦奈兒錫幹拉舊作蘇幹刺今
並改

遣中官山壽師師出雲州

時命武城侯王聰規邊兵別遣山壽師騎兵出雲州
北行會之人齋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驛以待馳報
官者典兵賈實雲州驛在今赤城縣北三十里即元
自此始賈實故雲州也明洪武初廢州置驛宣德
五年置城戌為雲州堡景泰五年
增設千戶所本朝改設守備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殷固守淮上抗
拒經時而獨免
於就誅不知者
謂以師衛獲全
其實成祖久蓄
猜嫌必不能留
此心腹之患特
不欲顯加之罪
故迫為血書招
之使來以圖易
制耳故奸邪窺
覷意者陳瑄甫
効以深望從
而操殺之當時
未聞詰其致死
之由則其隱微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
建公主齎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乃還京既入見
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二
年陳瑄奏殷記誼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
至是殷入朝都督僉事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橋下
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問駙馬安在帝曰
為主跡賊無自苦尋都督同知許成發其事帝命法
司治深曦罪深曦大呼曰上命也奈何罪臣帝大怒
立斬之籍其家封成永新伯官殷二子順昌為中府
都督同知景福為旗手衛指揮使○鄂爾和者降人
也事殷久請於帝斷深曦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經
死又國子博士黃彥清坐在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誅
死

質實

黃彥清歟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彥清節愍○鄂爾和舊作瓦刺氏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降之

固可知矣豈曰
公主勸哭陳情
甘歸罪議深以
慘恻而其跡尤
不能掩即無極
下之謀段又安
能愚然終老端
下乎

初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入貢設宣慰司自是及永樂
初頻入貢賜予如例二年以土官刀招你為八百者
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為八百大甸宣慰使已而遣
內官齎敕諭孟定孟養等部道經八百大甸為招散
所阻及是歲帥車里諸宣慰兵至八百境破其猛利
石崖及者各二寨又至整線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
十餘寨八百恐詣
軍門降勅班師
賞實
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元
統初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其地東至車里南至
波勒西至大古喇與緬鄰北至孟艮好佛惡殺寺塔
以萬計俗名慈悲國嘉靖間為緬所并其酋避居景
線為小八百孟定本古蠻地名景麻甸元至元中置
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孟定府後廢
成祖即位復置今因之隸永昌府孟養漢永昌西微
地蠻名迤水元至元中置雲遠軍民總管府明洪武
十五年改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府後廢成祖即位

復置永樂二年改宣慰使司今改孟良土司地車里古產里元置撒里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天啟中亡于緬木邦一名孟邦元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廢成祖即位復置永樂二年改宣慰使司在今永昌府徼外

戊戌^丙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諭六部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榷也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服皮弁行四拜禮御彛倫堂授經設几榻賜諸官及大臣翰林生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序進生講諸生

國立以聽祭酒胡儼講克典
司業張智請泰封賜百官茶
質實張智順
昌人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
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寺皆廢惟
南關市
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帝視朝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
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
子集尚多闕乃命禮部遣
使四出購求遺書

振常州廬州安慶饑

是秋九月振蘇松常杭嘉湖
流民復業者十二萬餘戶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請賀帝曰天下至大
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
將為災可賀乎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
帥十八將軍分道進能出廣西晟出雲南詔之曰安
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
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母養亂母玩
寇母毀廬墓母害禾稼母養財貨掠
子女母殺降有一于此雖功不宥

閏七月營北京宮殿

廷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建幸乃分遣大臣詣川瓊各省採木命泰寧侯陳珪等董治湖甌徵天下工匠選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等處軍民越北京供役期以明年五月興工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斫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

能至龍州病卒追封東平王謚武烈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怡備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榑以元暴驕縱梗以沈湎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由建文為過舉
矣惟是齊岷在
建文時罪未昭
彰遽加殿絕不
能申大義於天
下則由其君臣
措置失宜不及
致詳而發之驟
遂不免貽誤師
口寔然其所以
基禍實皆由洪
武之封建耳

先是通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
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
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
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
直而廢之諭鄭賜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
退瑛刻薄非助朕為善者乃命吏部量授文雅
官

十二月赦

先是五月諭法司曰決獄貴明而無滯前見刑部引
奏遼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揮專理屯田未
嘗與知而一概逮繫久不訊決至于病危設死是枉
殺之也今天氣已熱徒沉以下令所在發遣十一月

法師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帝曰寒江
淹禁必有死不當罪者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
發遣至是
天赦天下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度破壘關檄季犛二十罪進破隘留鷄
陵二關道芹站抵新福沐晟亦由蒙自蓮花灘出宣
光江徑野蒲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安南有東
西二部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柵
築城于多邦隘城柵橋艦連亘九百餘里兵七百萬
欲據險以老輔師輔軍次富良江遣都督朱榮破賊
于嘉林江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都
督黃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傳其
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
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象馬衝之翼以神機大

器象皆反走賊天潰追至緞圓山盡焚緣江木柵進
克東都輯吏民撫降附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分
軍破其援兵三江州縣皆望風降季犛焚宮室倉庫
遁入海明年春定東潮諒江諸府大破季犛升師于
木九江斬首

質實

憑祥宋憑祥峒明置縣後升州屬
三萬餘級思明府今為土州屬太平府城壘

關在憑祥州西南界首關南三十里隘留關在安南
舊諒山府北隘留南為鷄陵關又南為芹站永樂五
年改鷄陵關為鎮夷關新福安南縣屬北江府在芹
站西蒙自縣元置明屬臨安府今因之蓮花灘在蒙
自縣南為入安南大道即梨花江所經也宣光江在
安南舊宣化府廣縣北源自雲南臨安府教化長官
司入境汎七百餘里達宣化野蒲隘在宣化府西北
白鶴江在安南舊興化府北東西二都交人以交州
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真
城汎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汎經安南臨洮府謂之洮

江其北曰宣江亦曰宣化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多邦隘在安南舊廣威州西嘉林江在安南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織圓山在安南舊嘉興州東三江府領洮江宣江沱江三州東潮州屬舊新安府諒江府在安南舊交州府東北木九江在交州成祖實錄輔得謀報賊舟往來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里又言季葦等聚舟于黃江等處遂領軍火木九江水陸並進朱榮字仲華沂人

甌寧王允熙卒

邨中大王暴卒
年十六謚哀簡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叅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
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勒為大寶法王

前年冬侯顯偕哈里瑪勒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
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
畢見帝大喜待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勒萬行具
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質實

靈谷寺
在上元

縣東北鍾

山之陽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時生十

年矣

五月張輔禽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追賊至膠水縣閭海口還至鹹子關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鵲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抵茶籠循舉厥江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永定衛卒王柴胡等生禽黎季犛于海口山中土人武如卿等獲其子蒼于永盜海口高望王及其偽太質實膠水縣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質實在安南舊奉化府西南閭海口其地下濕不可駐鹹子關在安南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茶龍城在安南舊乂安府北奇羅縣在乂安府東南方輿紀要禽黎蒼于天琴山山在奇羅縣東是秋八月前軍都督僉事高士文捕七源州餘寇至廣源州遇寇力戰死輔遣將討平之高士文咸陽人

贈建平伯柳
升懷遠人

河南饑速治匿災有司

諭却察院曰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撥草實為食聞之惻然其並發粟振之已有飢死者此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凡災傷不以聞者罪之不宥

六月置交趾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文趾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

二十九縣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置三司以前
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平為左右
布政司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為按察使命尚
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呂穀掌都司黃中副之質實

成祖實錄改交趾龍興府為鎮蠻府建興府為建平
府天長府為奉化府新興為新安府國威州為威蠻
州宣光州為宣化州上福州為福安州安邦州為靖
安州日南州為南靖州布政州為政平州明靈州為
南靈州龍眼縣為清遠縣安世縣為清安縣應天縣
為應平縣山明縣為山定縣上福縣為保福縣龍潭
縣為清潭縣丹鳳縣為丹山縣龍拔縣為隴拔縣天
施縣為施化縣古戰縣為古平縣統兵縣為統寧縣
佛誓縣為善誓縣天本縣為安本縣獨立縣為平立
縣黎家縣為黎平縣御天縣為新化縣費家縣為古
費縣安邦縣為同安縣安興縣為安和縣茶龍縣為
茶清縣杜家縣為古杜縣上路縣為路平縣上福縣

為福康縣布政縣為政和縣鄧家縣為古鄧縣左布
縣為左平縣世榮縣為士榮縣餘仍其舊定交趾所
隸州縣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
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總十五府以威蠻
福安三帶慈廉利仁五州隸交州府本府龍領東關
慈廉二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四縣福安
州領保福芙蓉留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朗扶寧
安樂立石元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室二縣利仁
州領清廉平陸古榜古者古禮利仁六縣以嘉林武
寧北江三州隸北江府本府親領超類嘉林二縣嘉
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
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誓安越三縣以
諒江南策上洪三州隸諒江府本府親領清遠古勇
鳳山那岸陸那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隴保祿
四縣南策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濠
唐安多錦三縣以洮江宣江沱江三州隸三江府洮

江州領山園麻溪清波夏華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虎
巖西欄三縣沱江州領隴拔古農二縣以長安州隸
建平府本府親領懿安安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
安州領威遠安謨安寧黎平四縣以東潮靖安下洪
三州隸新安府本府親領峽山太平多翼阿現西關
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貴安老水棠四縣靖安州領
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瀆萬寧雲屯八縣下洪
江領長津四歧同利清沔四縣以快州隸建昌府本
府親領俸田建昌布真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
結芙蓉永涸五縣以美祿膠水西真順為四縣隸奉
化府以清化愛九真三州隸清化府本府親領古滕
古弘東山古雷永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俄樂
細江安樂磊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寧宋江支俄四
縣九真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農貢四縣以新化廷河
古蘭神溪四縣隸鎮蠻府七源上天下文萬崖廣源
上思朗下思朗七州隸諒山府本府親領新安如敖

丹巴卽溫鎮夷湖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脫容披
平縣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以改平南靈
二州隸新平府本府親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改平
州領政和古鄆從質三縣南靈州領丹商左平皮度
三縣以演州隸演州府演州領千冬芙蓉芙蓉璦林
四縣以南靖驩二州隸又安府本府親領衙儀丕祿
古杜支羅真福土油偈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
磐石河華奇羅四縣驪州領石塘東岸路平沙南四
縣以順化二州隸順化府順州領巴閭利調安仁三
縣化州領利蓬士榮乍令茶偈思容蒲苔蒲浪七縣
改太原五鎮為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等直
隸布政司太原州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
弄石大慈安定威化太原十一縣宣化州領曠當道
文安平原底江收物大蠻楊一九縣嘉興州領籠蒙
四忙三縣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廣威
州領府籠美良二縣又設庫倉儒學醫學僧綱司稅

課司局河泊所巡檢司通運所鹽課司等官交趾城
中立交州左中右三衛富良江北立交州前衛昌江
邛溫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設三江
清化又安新平順化五衛及演州南靖二守禦千戶
所又設交州後衛鎮夷諒山二衛及十五千戶所明
年設交趾按察使之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
升太原州宣化州為府按此所載交趾疆域最詳足
資考證故備列之張顯宗字明遠寧化人王平息縣
人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山陽民里社寮神鈺誣許其聚衆不軌坐死者數
十人法司因稱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伺察百僚
小過輒上聞舉朝側目○鈺居官十年貪黷不顧廉
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大祀齋宮復與慶成

宴為言官所
刻論戍邊

質實

丁鉉山
陽人

發明

告許告人姦黠之事也給事耳目清切之官也帝于是可謂教民偷而濫天爵矣一時陳

瑛紀剛馬麟秦政學趙緯李芳等肆其毒螫朝野側目瑛及無辜意旨所在其流滋甚是年刑部尚書則呂震也都御史則陳瑛也瑛不足道史稱震為人佞諛傾險首先降附即迎旨舉鉉一節鄙夫情狀不亦可恥乎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欲贈爵后力言不可不聽竟封之使其子景昌襲以告后曰曰非妾志也

終弗謝及是崩年四十有六帝悲慟為薦天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謚曰仁孝皇后

冬十一月彗星見

諭趙王高燧曰彗星見燕分爾宜謹慎出入同察邊境毋或怠忽

修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元年秋七月帝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紀載天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至于天文地理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二年十一月翰

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

修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總之

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

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翰林院侍讀鄒輯

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榮編修朱紘檢討

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

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龍宗人府經歷高得

賜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為副總裁命

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

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于文

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

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賜名永樂大典帝

親製序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質實

韻府羣玉元陰時夫陰中夫撰回溪史韻宋錢諷撰陳濟字伯載武進人以布衣召書成授右

贊善梁潛字用之泰和人王洪字希範
錢塘人王侗字孟揚閩人葉砥上虞人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榘有罪削其官屬

榘在藩與沐晟交惡帝以書諭榘而詔戒晟榘沈湎
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榘建文中久因繫
復予之榘不悛削其官屬護衛洪熙邸質實武岡州宋
初徙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邸質實武岡軍明
初府尋降州屬
寶慶府今因之

二月除北京逋賦

詔除北京永樂五年以前道賦免諸色課程三
年三月除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逋賦

夏四月始命雲南鄉試

雲南巡按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請如各布政司三年一試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自唐之亡交趾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輔等振旅還京上交趾地圖東西相距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拒二千八百里戶三百十二萬帝為賦平安南歌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王友清遠侯柳升安遠伯質實王友荆州人

秋八月交趾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說化州偽官鄧悉阮帥等下之定僭號稱大

越改元興慶出沒又安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盤
莊賊子閻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
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至冬晟與簡定戰于生厥
江敗績參贊尚書劉雋被圍自經死呂毅及參政劉
昱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勦簡定
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改元重光季擴本蠻人詭
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質實生厥江在交州府
亡相率歸季擴賊勢益張

質實

西劉昱武城人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
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

倭

明年春升遇倭于靈山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實實靈
百戶唐鉞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款還師

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
中白
山島在登州府蓬萊縣海中

阿魯台殺果勒齊立布尼雅實哩為汗

鞑靼知院阿魯台以果勒齊非元裔殺之迎
元之後布尼雅實哩于巴什佰里立為汗

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茶馬通市以有
易無原期于便
遠人而濟國用
苦不籌義融一
任昂直居奇則
失和而市之本意
洪武中以茶易馬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
帝初年招來遠人遞增其數至是明門茶馬司至用
茶八萬餘觔僅易馬七十匹且多瘦損乃申
嚴茶禁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矣即如唐世場
馬回統多貴種
昂而馬不適用
巷彼時藉回統
兵力不得不遂
其欲雖知其無
益而不能自主
故白居易有陰道
樂府刺之至明
之市馬在洪武
時一馬已給茶
八十斤迨永樂
而幾增十倍所
得馬復多虛糜
價日重而物日
輕其後更為過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啓
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
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
綱覃珩黨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
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于獄又御史
方恢匿父喪太子令械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
當
質實
袁綱覃珩陷兵部主事李貞明史瑛言兵部
主事李貞受皇親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
貞妻擊登聞鼓訴寃皇太子命大臣廷鞫之自辰至
午貞等不至惟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
三皇親皆答死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
與覃珩至兵部索皇親貞粹無以應綱珩銜之興此獄

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
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

累并不止如居
易所識昔今日
哈薩克輸誠內
附願以馬易我
之第一馬之貢
不過三四金數
常直未及三之
一旦多得良馬
曾用白詩韻反
其意以紀事故
以明季市易計
之省費豈啻什
倍哉

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留之陳瑛遂劾瑞還
祖制逮下錦衣衛獄瑞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
死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
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

宗立
釋還

發羽

瑞洪武時起家監生至尚書太子少保建文
朝暴昭發其賊罪出掌河南布政司尋復召

為兵部尚書任亦重矣乃金川門之啓不能致命
反首先勸進遂邀封爵子監尚秦府邸主以為可
長保富貴也豈知仰藥困固隔其子于大惡人孰
無死如瑞真悔其不早耳史稱瑞居官謹慎謙和
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瑞益庸鄙者流迫于瑛網
之毒手雖殺不以罪而不書其官所以屬臣節也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驍勇善戰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發遣以下皆五覆奏以示欽恤

五月封威喇特瑪哈穆特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羅為安樂王

威喇特蒙古部落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孟克特穆爾據之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穆特曰太平曰巴圖博羅帝即位屢遣使諭賜至是使諾觀達什等來貢馬

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實實威喇特駐鐵

城西三百六十里○巴圖博羅舊作把禿孛羅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諾觀達什舊作煖答失今

並改餘

見前

遣給事中那驥使諳達為所殺

帝以書諭布尼雅實哩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實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名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至問其出身皆由進士及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為朝廷耳目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遂黜秉等為序班詔自今勿復用吏明年冬申諭吏部著為

令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諳達敗績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聰霍親赴之王忠李遠為左右
叅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實哩已為威喇特
所襲破與阿魯台同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馳過游
兵擊敗之遂渡河護其尚書一人言布尼實哩聞大
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
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不從率衆直薄
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初帝
慮福敢戰輕敵陞辭曰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
為所紿及是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
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言不可福
皆不聽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遠馬蹶被執罵
不絕口死福及霍親王忠皆被殺全軍盡沒事聞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震怒奪福封爵殺其家海南追贈達摩國公謚忠壯聰漳國公謚威毅念諸將無可任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輔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遊就叱覽山代木造舟指諒江諸府避寇者復業遂進至慈廉州破喝門江克廣威州孔目柵遣徐政成盤灘賊黨鄧景異來攻飛鎗洞政協猶力戰腹潰死輔進師鹹子闕賊以舟蔽江為營時八月西北風急官車衝擊乘風縱火俘斬無算追至太平海口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三千級餘衆皆潰于是季擴遣使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叱斬之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至神投海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

良山中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質實唱門江在
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召輔還交州府西

南太平海口在鹹子閣南黃江在舊清化府東元和
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

舊建平府南美良交趾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徐政
儀真人建文時為揚州衛副千戶全城歸陞都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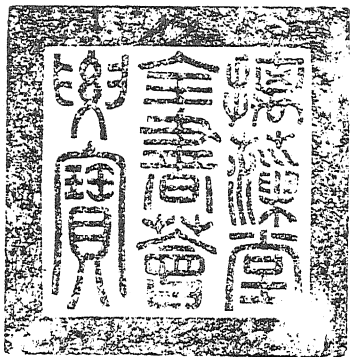
同知

始令中官刺字

守余城內使言城門即縱酒擅離所守城門即亦言
以毋病白內使暫歸即來嘗以事忤內使故構臣皇
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使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者下
錦衣衛治之令榜示今後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扶
私枉人者
寘重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五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何循

膳錄監生臣周光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十八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起庚寅明成祖永樂八年盡
已亥明成祖永樂十七年 凡十年

年春正月免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


州淮安鳳陽陳州去年被水至是免其
所逋田租軍民有與賣子女者官為贖還

二月帝自將征諳達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
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
德金幼孜從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
左右哨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江督前哨衆五十萬

出塞質實

陳懋為陳亨子壽州人封寧陽侯劉江即劉

倭功封廣寧

伯始更名榮

夏五月大敗諳達于鄂諾河布尼雅實哩遁遂征阿魯

台

帝至臚胸河布尼雅實哩聞大軍至懼欲與阿魯台
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實
哩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于鄂諾河布尼雅實哩
拒戰帝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實哩棄輜重牲畜
以七騎遁遂詔質實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自
移師征阿魯台質實魯克倫河西北二百里許肯特
山之忒勤爾八嶺北河之北喀爾喀與俄羅斯接壤
河源之南東為魯克倫河源西為土喇河源即元太

祖始興之地也。○鄂諾
河舊作幹難河今改

六月擊阿魯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度飛雲壑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命諸
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魯台率千騎當中
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墮馬遂大敗
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至廣漠戍班
師擒躡後質實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
者鐵之自庫楞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
松峽飛雲壑靜鹵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要庫楞海
子在欽馬河東飛雲壑在鄂諾河東北廣漠戍在磧
北○庫楞海子舊
作濶樂海子今改

秋七月次開平宴勞軍士

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曰宴養始復常膳

振安慶徽州鳳陽鎮江饑

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

賀論功行賞

質實

奉天殿燕史皇極門內居中向
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左向

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右
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

八月寧遼侯何福自殺

福為太祖時宿將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
北戰敗奔還帝即位推誠用福聘其甥女為趙王妃
命鎮寧夏後甘肅委寄甚重及從征數違節度羣臣
有言其罪者福益快快師還都御史陳瑛劾其怨望

福懼自縊死爵
除走王妃尋廢

河湓開封

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
田七千五百餘頃帝以國家藩屏重地特遣工部侍
郎張信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質實張信一臨淮人注前見
往視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十二月阿魯台貢馬

阿魯台使來貢馬帝
納之自是數入貢

陳季擴乞降以為交趾右布政使不受命

先是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獲偽將軍黎弄季擴寔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姑許之詔授交趾布政使其黨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並都指揮陳原樽右叅政潘季祐按察副使詔下賊無悛心

質實

靈長海口在安南國舊入安府東

尋復反

始命內官監軍

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軍馬靖巡視

質實

譚青清流人崇安侯

甘肅馬騏鎮交趾此監軍巡視之始

淵子

發明

洪武十一年六月討五開蠻之役太祖嘗遣內侍吳誠觀兵呂玉閔勝雖云傳命四方而

實開監軍之漸茲成祖八年遂有中官王安馬靖馬騏等監巡鎮守之勅未幾而馬騏即以采辦激

變致騷動。方交人屢叛而後嗣不悟。踵其覆轍。終明之世。監軍之禍。史不勝書。履霜堅冰。有以哉。

辛卯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季擴既不受命。放兵劫掠。勢又滋蔓。官軍不能制。帝以張輔為交人所憚。乃命輔為征虜副將軍。會嚴討之。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發明

交人好亂。若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擾。往往叛服。不常。張輔自代。未能征交趾。軍全嚴明。

將士用命。都督黃中之斬。無不悚懼。故三禽偽王。鎮懾南域。咸足以定之也。後惟黃福善治交。然馬騏驎變翼之禁。倒馬坡之役。抑升敗沒。福奔還至。為守閩所執。其不及輔遠矣。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
帝罷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帝北巡皇太
子監國刑科給事中耿通等劾瑛擅殺無辜中允劉
子春等劾瑛方命自恣太子皆宥之心惡瑛至是帝
始聞其不法狀乃
下獄死天下快之

發明

瑛為北平僉事時受燕府金錢通密謀成祖
稱帝召擢憲職一泄事即請逮戮致死諸臣
獄辭連染百家號泣殆無遺種成祖以其能於奸
寵任之排陷無算一時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
趙緯李芳之徒皆以傾險為能事瑛固首希風旨
實由成祖逆取天下欲以嚴酷立威瑛得中其隱
耳迨誅瑛而殘賊已
多其能獨罪瑛乎

詔赦交趾

自永樂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交趾但有嘯聚山林者或赦其罪軍復原伍民復原業其官員軍民有犯已未發覺或赦除之

倭陷昌化千戶所

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守將勅副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質實

昌化千戶所按

十五年建在昌化縣治北一十里今昌化縣屬瓊州府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沙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無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

自宋禮用白茆
漿遏汶自南旺
分流為運道利
輒者幾數百年

說者固其經營
疏鑿具有智力
遂疑其出于神
助殊不盡然蓋
五汶所泄實居
水脊中央高而
南北下乃天地
自然之形勢特
衆人不識不能
因勢利導自英
獨深晰其精微
故舉之易易耳
且如大禹平成
奏績事若神奇
然疏濬決排亦
不能合天地自

命禮與侍郎金純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
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南
無入沈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為二
道以四分管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
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
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
流以益汶質實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百門泉
運道乃成經新鄉汲縣而東至濬縣境洪水入
馬宋元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
合馬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
縣南合滹沱河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所謂衛漕也
汶水泰安府萊蕪縣東北水經注汶水與淄水俱出
原山西南入泲戴村在東平州東汶水水經不載汶
水支流也元初遏汶入沈以益泗而沈河之名始若
自寧陽北三十里西南流循縣西三里許又南流三
十里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東與

然之勢而別為
用何獨于英而
疑之向闕視運
河灼見其理曹
詠詩以示大凡
茲復引申厥旨
如右

沂泗合入天井開至宋禮分水南旺汶遂不通沈諸
泉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南旺湖名在兗州府
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
湖北為馬蹄湖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
平州境謂之沙河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西北與
蜀山湖接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馬
常泊之流亦入馬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
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
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
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
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
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
河口宜及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
施工河口當濬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
從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
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

高水陡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盡啓以洩漲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年高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辭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

張信既奉命詣開封相視黃河上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因繪圖以進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贊等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乃引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由徐呂二洪南入于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質實魚王口與之合漕道大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在祥符

縣北中樂鎮在封邱縣南大河北岸元人運道以此
為中頓金龍口一作荊隘口在封邱縣東魚臺魯崇
邑漢方與唐改魚臺明屬兗州府今屬濟寧州塌場
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
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徐呂二洪徐州洪即百
步洪在府東南二里泗水所經也呂梁洪在府東南
六十里有上下二洪徐亨大
治人祥之孫蔣廷瓚滑縣人

夏六月下交趾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趾督餉化州入
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
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
交趾縉偕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鑒贛江通南北
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辭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
厯高得賜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

驥潘畿蕭引高井及至剛俱繫獄得賜貫汝王紘引
高俱瘦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上因籍帝見
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
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後仁宗即位詔歸縉
妻子英宗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
產憲宗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
府城東有貢水一名東江自福建長汀縣流入界城
西有章水一名西江自湖廣宜章縣流入界二水環
城而北合流為贛江紀綱臨邑人燕王起兵時授忠
義衛千戶及即位擢錦衣衛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趾賊于月常江

賊據月常江樹柵四十餘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
三百餘艘設伏山右輔遣將連檻拔柵以進而自率
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
大敗是冬又敗之于生厥江質實
月常江在安南
國舊清化府東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俾列宿衛後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顧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勅戒諭未至而托克托暴卒乃復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
質實
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
修貢維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蠲陝西逋賦

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立皇太孫為儲
戴已屬古所未

有若既建太子
又立太子名號
兄說更無謂矣
前此惟唐高宗
之立重照嘗一
行之然彼時武
氏專政事出宮
闈豈可據為典
要况建文弗克
終安其位覆轍
匪遙成祖既甚
愛其孫尤不宜
循革除故事以
相期望若逆料
高煦他日之必
為不靖豫正名

冠于華蓋殿冕服如
皇太子玉圭如親王

命韓觀鎮交趾

拜觀征夷副將軍仍佩征
南將軍印總兵鎮交趾
質實 韓觀字彥賓虹人
高陽忠壯侯成子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圯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
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
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
依請于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墩表識
既成賜名寶山 質實 舊隄始自唐名捍海堰宋范仲
帝親為文記之 淹復修之又名范公隄後屢築
屢圯鹽城漢鹽漬縣晉改鹽城明屬淮安府青浦元
為華亭上海二縣地明析置青浦縣屬松江府今省

分以潛杜之則
已既成命而
萌逆志又安能
禁其子之不效
尤乎

周之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
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有
明成祖御製碑
記刻石亭上

浙江湖廣河南順天揚州水河南陝西疫遣使振之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
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振平陽饑

蒲州等處耆老言歲歉民飢採蒺藜掘蒲根以食帝
惻然遣官馳驛振之逮治布政使及郡縣官不奏聞
者

二月蜀山西河南遁賦

免八年以

前通租

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衛于廣陵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至是并一衛削之留軍校尉役三百人備使令

秋八月張輔大破交趾賊于神投海

輔駐舟師安謨海口遙見賊舟入神投海遂帥都指揮方政擊之賊舟四百餘艘亦出神投海外分列為三時北風作輔督眾衛其中豎賊氣銳甚官軍奮勇直前無賊連舟刀梁競進火器迅發賊不能支開船

走官軍追躡之賊大敗生擒其偽將及餘賊
千餘人溺死者無算賊黨既帥等望風奔潰

勅邊將治濠垣

自長安嶺迤西至洗馬林皆

質實

長安嶺在今宣化府龍門縣東南九

十里洗馬林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北七十里

九月以蘭芳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漫中牟祥符尉氏
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
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無令重為民患又言中樂
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
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宜編木成大圓貫椿其中
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椿表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

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
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封府明仍舊今因
質實尉氏春秋鄭大夫尉
氏邑秦置縣宋屬間
之蘭芳夏縣人

冬十一月命庶子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苗婁達哀叛守將擊敗之婁達哀走赤斤蒙古
衛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
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
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
達哀質實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婁
達哀舊作老
的罕今改正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威其為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足稱然當時若即贖贖其受賄還兇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民未必為辱小所勝乃新不即糾劾反使紀綱翬得先發制人乘間誣譏宜其卒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逮繫之人而旗校復敗藉報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誣奏新罪帝遣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撈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敗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譏死人咸冤之

質實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帝獨呼新遂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授大理寺評事成

祖即位改監察御史繼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

己亥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罷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元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私仇治還格標
成祖不惟不加
察寃且怒其抗
直誅戮旋加從
此免焰日張禍
流朝野鎮撫為
明室一代紀政
始作俑者非成
祖而誰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
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
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
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
四者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帝從之勅
曰朕垂治理上累三光眾陽之宗薄食元旦羣臣尚
勉輔朕消弭災變朝
賀宴會其悉罷免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旁郡地元
置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太祖克陳
友諒兵威遠振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撫田仁厚
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時元至正二
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霽翠同知宋欽及
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

朝廷為立貴州長官司即其地設衛命顧成為指揮
使是時雲南未定仁智等恪修朝貢賦稅聽其自納
未嘗郡縣其地迨帝即位後思南宣慰田宗鼎克暴
與其副使黃禧構怨奏許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
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
慰田琛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遂與琛結合攻思
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墳并戮其母屍所
過無不殘害宗鼎訴于朝屢勅琛禧赴闕自辨拒命
不至并有逆謀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五萬擒之琛
禧相繼械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設貴州布政使
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
質實 八番五季時馬殷
馬貴州為省屬內地自此始
蠻各分據之為八番今定番州諸長官司即其地順
元漢牂牁郡宋置總管府元改順元路明貴州省治
今因之思南秦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唐置務州治
務州縣貞觀間改為思州宋為羈縻州後置思州元

置思州安撫司恭定中改宣撫司明洪武初改思南
宣慰司隸湖廣布政司永樂後改為府領長官司四
縣二屬貴州布政司今同之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
鎮遠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
阡四府貴州布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
程番府至陰慶末始改程番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
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貴
州為省屬內地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
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
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尚附于雲南按
明制布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者屬戶部都
指揮使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分隸者屬兵部府
以下多用土官土官分屬吏禮兵各部田仁智田仁
厚宋田祐恭之裔祐恭思州人生有明識為布部長
願為生民政和問召入覲徽宗厚賜之建炎初劇賊
王闓等破歸州蜀帥調田氏兵敗賊眾璽書加勞後

田氏得世為思州守竈翠蜀漢火濟之裔濟從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甸國王後為宋普貴傳至元阿書世有土于水西竈翠其裔後為安氏宋欽宋宋景陽傳至元為阿重阿重之孫為宋欽舊名蒙固岱元時以平寇功授將軍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鎮國上將軍兼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初欽同竈翠歸附賜名欽襲原職始領水東田宗聘仁智之孫田琛仁厚之孫○蒙固岱舊作蒙古反今改

發明

貴州古西南夷地蜀漢有火濟者從諸葛亮擒孟獲有功世有爵土自漢以來未有郡縣

之者然滇南之境非貴不達無貴州是無雲南漢不能有貴必自巴蜀道邛笮達牂牁踰厯險遠不能使黔滇被聲教唐亦于南詔不得志誠有由也太祖撫有雲南貴州至成祖竟郡縣其地不特貢賦與諸服同而道路畢達矣太祖平滇詔書言竈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成祖廢二田勅

臺羅斬苗賊奄有貴州而

邵縣之其亦成前志哉

令民牧馬

國馬所繫甚重

飼育固不可失

宜至芻秣計置

供需尚恐得吏

侵肥重為閭閻

擾累若政駒字

牧更非民庶所

諸乃盡以委之

里下其損益利

病固不待智者

而知之也况求

時戶馬保馬之

法責償于民文

彥博等力陳其

洪武初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皆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各養馬一匹免其身役課駒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除其罪為良民自後馬日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牧監羣馬悉歸有司明史職官志洪武二十八年悉罷羣牧監以其馬隸有司牧養養馬山東河南按明會典宣德四年令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領養孳生馬每五丁養騾馬一三丁養兒馬一正

害前史可徵明
制竟至專令民
牧且歲課一駒
計丁責數償什
斃而計等恩征
派日增繼使免
其丁徭而貽惠
無窮反不若力
役之尚有有限
弊政若此直全
不知以恤民為
務矣

統十一年令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照例領養學
生馬匹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按明會典飛熊衛屬
前軍都督府廣武衛屬左軍都
督府英武衛屬右軍都督府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
士奇洗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車駕臨視封其山

質實

昌平

曰天壽至是始成名曰長陵以后葬焉

漢置

昌平軍都二縣後魏初省昌平入軍都天平中於軍

都城置東燕州及昌平縣後周州廢明正德元年升

縣為昌平州屬順天府今因

之天壽山在順天府北百里

夏四月帝至北京

帝于順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遂御奉天殿受朝賀

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刀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帝自將擊破布尼雅實哩及阿魯台兵衛拉特瑪哈穆特上言請得早為滅寇計繼又累請封賞留勅使不遣帝遣中官賁勅責之未幾瑪哈穆特弒其主布尼雅實哩立塔爾巴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願

翰誠內附為故主復仇請發兵討賊質實衛拉特舊
自率所部為先鋒帝義之故有是命作瓦剌瑪
哈穆特舊作馬哈木塔爾
巴舊作答里巴今並改

八月北京地震

十一月瑪哈穆特犯邊命將士嚴守備

瑪哈穆特兵渡飲馬河將入犯揚言襲
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因命邊將嚴備

十二月張輔沐晟大敗交趾賊于愛子江

時輔偕晟合軍至順州賊黨阮帥等設伏愛子江據
山列象陣迎敵輔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
象奔還自蹂其衆京勢進擊矢落如雨賊大敗生擒
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遂追奔盡降其衆

質實

愛子江在
順州東北

卷六

甲午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阿噶台使至言瑪哈穆特率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
靜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火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
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
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陽人封豐城侯王通咸寧人
金鄉侯真之子封成山侯

振鳳翔隴州饑

鳳翔隴州饑振之
按長吏不言者罪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

輔進軍政和賊帥胡同降言偽將軍鄧景異率黨黎
蟾等七百人逃遁蠻昆蒲柵輔進師羅蒙江道險捨
騎行比至賊遁追至此蒲柵賊又遁昏夜行二十
餘里輔率將校銜枚疾趨黎明抵此蒲幹柵江北賊
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天中鄧景異者擒之追捕鄧
銘師銳等又遣別將追斬偽將軍阮帥于南靈州初
李擴逃入安山中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夫撾輔
全祐深入破其三關賊黨盡奔逆縛李擴及其孥送
京師質實羅蒙江在交趾廢田和縣界三關方輿
新之質實紀要在老撾之東南與交趾接界處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智勇遇人宜歷行陣
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勞苦知征伐不易又命學士
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等每日軍中閒暇即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衰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

哈穆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擒斬數十人帝
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衰瑪哈穆特等三部率
眾逆戰見陣整頓兵山巔帝升高阜見眾分三隊
遂令鐵騎挑之寇奮而下帝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
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神機銃砲齊發
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眾數
十級追奔渡兩高山寇勒餘眾復戰又敗之追至圖
拉河瑪哈穆特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
之宣捷于阿魯台還至三峰山阿魯
質實和拉和錫
台遣使來朝遂以平衛拉特詔天下
要在漠北故和林東剛哈拉海亦漠北地○和拉和
錫衰舊作忽蘭忽失溫剛哈拉海舊作康哈里孩今

並改

秋八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

宴羣臣論功行賞

發明

成祖親征漠北至輒平定威之所加遠矣攷其時北庭亦實有可系之間焉瑪哈穆特負

篡逆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得摧其強及阿魯台敗于衛拉特而額森等又從而叛之故得廢其勢寇自仇殺反覆不常中國乃得弭繫而奏功宣徒師武臣力哉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九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河橫失愛于父
不思自反轉以
此積憾而并反
其兄其傲很頑
甚何足令之結
封承緒況濟熈
自嗣位以後未
聞侯度有愆乃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進迎鑒表帝以其緩且奏書失
辭時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問罪黃淮先至遂下
獄越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命法司鞠治
宥士奇召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
所稽遲皆臣等罪上悅而罷諸臣奏士奇不宜獨宥
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金問辭連楊溥等
遂並徵質實金問字公
下獄素吳人

冬十一月廢晉王濟熈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熈為晉
王

濟熈少狠戾失愛于父及長太祖召泰晉燕周四世
子及庶子之長者教于京師濟熈與燕王子高煦周
王子有勦邪說相比兄濟熈嗣位帝封濟熈平陽王
濟熈追憾其父并憾濟熈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

遽信其弟讒搆之言重加黜辱以養成濟熿罪惡至于人莫敢言舉措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兄弟之蓄謀譖奪乎

訢濟熿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吳圭並為庶人俾守恭王園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立並橫暴進毒弑嫡母謝氏逼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熿父子蔬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官人多為所害莫敢言

質實

濟熿濟熿並晉恭王桐之子

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諭胡廣等曰五經四書傳註之外諸儒有發明者其採附于下周程張朱所著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亦類聚成編命舉朝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廣等總其事書成名曰大全

蠲蘇松杭嘉湖水災田租

蘇松杭嘉湖水災蠲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

乙未 十三年春正月瑪哈穆特遣使來朝

瑪哈穆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
衛拉特故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二月張輔等師還

張輔既定交趾至是班
師還論功賞賚有差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
家共釋四千
九百餘人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賜陳循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
有差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
質實陳循字德
遵泰和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濬漕運

大通遂罷海運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趾

輔班師甫還會韓觀卒復命佩征夷將軍
印出鎮輔至交趾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忠少讀書善易卜兄戊通州亡忠補戌既至編卒伍
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于帝將
起兵召忠卜得鑄印秉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
是出入燕府常以所占勸舉大事帝深信之遂贊戎

務為謀臣及帝即位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高煦從戰有功許以為太子邱福等勸立之獨忠以為不可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于是立世子為皇太子而忠為東宮輔導以尚書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開清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平江伯陳瑄總漕運承故老言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湖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質實

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
水陸孔途舊名沙河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其後淤
塞瑄因其舊渠開河置肺易名曰清江浦清河泗河
亦名清河在清河縣治西自山東泗水縣由徐邳經
桃源縣至清河縣西北分為大小清河大清河由縣
東北小清河由縣東南俱入于淮管家湖在淮安城
西望雲門外舊有南北二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
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四開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
曰新莊以時啟閉嚴其禁時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
梁百步二洪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隄隄內鑿渠亘
四十里以疏湖流

發明

天下之賦半出東南東南之水不治漕運何
由北達永樂九年既復會通河至是復因喬

維岳故道開清江浦湖水入淮始通漕舟視舊之
輪輓艱而人力費者其利溥矣此齊魯之間宋禮

功多江淮之間

卷六

陳瑄功多也夫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災

秋八月振山東河南北京順天州縣饑

九月北京地震

冬十月命死罪皆五覆奏

時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帝怒命戮之及覆奏帝曰朕過矣其論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若為全

十二月蠲順天蘇州鳳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

旱田租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振北京河南山東饑

免永樂十二年通租發粟一

百三十七萬石有奇振之

三月阿魯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瑪哈穆特與阿魯台戰阿魯台敗之執俘獻捷賜賚有差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讚之言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帝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發明

封禪非古也其事始于秦震禮官藉其說以希主謬矣曹縣獻駒虞榜芻刺國獻麒麟震

皆請

賀至大巖山三呼萬歲震以為山川效靈帝

斥為非

君子事君之道乃終不改壽星見則賀五

色雲

見則賀金水河太液池水凝亦賀宗伯之職

不務

寅清之道止言祥瑞夫古者巡守方岳告祭

榮望

所以尊天而懷百神非封禪之謂震請封禪

且違

事輒賀豈徒不學無術哉益亦諂諛實甚矣

秋七月河決開封

決開封州縣

十四入于淮

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辟詭譎善鈞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都御史

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戮者數萬人綱

成祖篡奪之初
果於殺戮以立
威洩憤陳瑛
得逞其毒手以

覲侍寵恩迨天下既定更宜布德示公廓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紀綱俾得售其黠惡其意何居雖比輩終不免于刑戮然及其誅夷天下之蒙其毒者衆瑛綱凶險固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也哉

希帝旨廣布校尉曰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事綱益恣橫且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于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議營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將分建兩都工部奏請擇日興工帝以營建事重命文武羣臣議之上疏曰北京乃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此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于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正當為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建之辰天實啟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業從之

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趾前後建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穗有罪廢為庶人

丁酉

穗自從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奪民田侵公稅投無罪人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謀不軌其護衛

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帝未信興過南京復
啟太子且曰乞他日無連坐梲致書蜀王椿為隱語
欲結椿為援椿貽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燭
得罪逃梲所梲因詭眾曰我聞金川門土建文君今
在邸中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嘆曰朕待
梲厚張興常為朕言不忍信今果然乃召梲入朝示
以蜀王章梲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
以為當死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
梲乃廢梲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誅諸通謀者興以先發不坐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命彬佩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且諭曰交趾本
中國地其人皆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于夙夜爾久
事藩邸付茲重寄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
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委任

命泰寧侯陳珪繕北京工柳升王通副之

鑄印給之制視都督

府文曰繕工之印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

高煦恃寵橫行
募兵劫掠不軌
之跡已形至于
搃殺指揮尤目
無法紀成祖既
康得其事五加
廢黜實為罰嚴
厥辜當時太子
不念其誣害之
惡曲示包容雖
稱大度若國典
所在豈宜參以

高煦初封雲南煦曰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帝北巡
力請歸南京不得已聽之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
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京間請益兩護
衛所為益恣每從北征在帝左右媒孽東宮事譖解
縉至死黃淮等繫獄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
帝始疑之高煦私遣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
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
高煦手鐵爪搃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京輿器物
帝聞之怒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
褫冠服繫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乃

兄弟私情況削
爵拘囚不過少
示挫辱于高照
又復何損倘因
此思愆改善或
可長冀保全乃
太子以婦人之
仁涕泣陳請仍
全就藩坐使梟
獍性成異謀潛
蓄他日適逢見
禁竟至身殞
銅缸則一朝慈
之愛適以貽之
害耳

荆西護衛誅其左右數人
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今升為府領州一縣九屬山東省
軍都督府西華門紫禁城其門凡八曰承天門曰端
門曰午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
曰東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帝巡北京命皇太子監
國胡廣楊榮金幼孜從

秋八月甌寧人進金丹斥之

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帝曰此妖
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
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全自食
之方書亦與毀之母全別欺人也
質實
甌寧縣宋
置明與建

安縣同為建寧
府治今因之

九月曲阜孔子廟成

修曲阜孔子廟說
工帝親製文勒石

冬十一月命趙昶巡督塞北屯戍

以昶為兵部尚書巡督塞外凡軍
民利病及邊務不便者具以聞

質實

趙昶字雲
翰夏縣人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
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順州
土官段公丁陳思齊力戰死李彬遣將討滅之而反
者猶不止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乂安知府潘僚南

成祖時所號功
臣其始皆燕藩

靈州千戶陳順慶人安衛百戶陳直誠復京機作亂
其他奸宄四起自署官爵皆殺將吏焚廬舍彬東西
征勦日不暇給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
巡檢以是常怏怏及大軍還遂僭稱平定王以弟石
為相國與其黨放兵肆掠交趾左石叅政侯保馮貴
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為左叅將助彬
討之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
撾彬檄兵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南策州人侯保贊皇人交趾石叅政黎利為寇保率
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保戰死馮貴武陵人
交趾左叅政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
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
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止以卒數
百遇賊兵貴力戰而死陳智壽州人

三月姚廣孝死

逆黨然諸人不
過附和擁戴高
非構叛之尤若
姚廣孝出自縉
流當其選僧而
請侍燕邸則存
洪武時早已隱
懷不軌迨燕王
欲稱兵犯順有
人心向彼之言
尚不無少懷忌
憚而廣孝屢陳
天道力為懲惡
本其好亂之性
復佐以陰鷲之
謀又過會當四

帝用兵有天下廣孝之力為多既拜太子少師歸長
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
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質實王賓號光
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
按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議謂廣孝出振蘇湖至長
洲曾徒步訪賓賓譖若平生為作振災記鋪陳其功
德考震澤記聞賓稱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頌要
人功德且其記亦不傳舊說不足信今明史廣孝本
傳采建文遺
跡語當可据

夏五月重修太祖實錄成

夏原吉等重修太祖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
為二百五十冊人寶訓十五卷為十五冊御殿以受
令別錄歲古今通
集庫頒賞有差

危疑叢端有在
遂思一逞以快

其心今成祖永

被惡名而惠帝

遂傾國祚身為

或首實不容誅

以視左吳伍被

之流其教反同

而凶險實為過

之顧欲自比于

劉東忠其亦不

倫甚矣今特據

揚雄賈充等例

變文書死以著

其罪且以見亂

臣賊子之斷不

胡廣卒

廣以醇謹見幸帝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數召對帳
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
騎四出求索帝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
中講經史帝徵烏斯藏僧作法會為高帝高后薦福
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應頌禮部郎中周訥請
封禪廣言其不可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總
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故始終保恩
寵時人以方漢胡廣及是卒。廣初與解縉同侍宴
帝曰爾二人生同里仕又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
廣頌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生女已而
果生女遂約婚縉子貞亮及縉家戍遼東廣欲離婚
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上主之父面承之有死無二
越數年解家獲赦還女
卒歸貞亮事姑極孝

客有俠罰也

發明

廣秉性敦厚居官鎮密故始終恩寵弗衰然一以委蛇求合主意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

藩在永樂朝則以首先迎附見幸雍容揄揚曲學阿世雖沒世固罷亦有愧其女矣廣既不能死而又少骨鯁風為世所譏宜哉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百端讒搆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預聞之而不諫止輔導有闕俱下質實周冕繁昌人獄死

冬十二月申嚴官吏犯賊禁

帝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犯賊必寘法吏尚清謹民免培克貞觀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財而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賊必論如法

命成山侯王通振陝西饑

陝西旱命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振諭之曰民饑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于是振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

己亥 十七年夏六月免順天水災田租

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

倭數寇海上南訖浙閩北抵遼陽凡瀕海郡邑多被害江總兵鎮之相度形勢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

海塢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防禦凡寇至必先經此
實濱海咽喉地上疏請于此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
待寇帝從之時瞭者言東南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
赴塢上倭至王家山島乘海艚直逼塢下登岸魚貫
行一賊貌甚惡揮兵率衆勢大銳江畧不為意依山
設伏別遣將潛燒賊船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却
賊入伏中礮舉伏起賊大敗走入空堡中江開西壁
縱之復分兩路夾擊盡覆之斬首千餘級生擒百餘
人無一逸者自是倭質實金線島在金州衛東又有
大創不敢復入遼東蓮花島杏園島共七十二
島環列海濱望海塢在金線島北今屬奉天府寧海
縣塢地特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王家山島在
寧海縣東南海中空
堡為櫻桃園舊堡

冬十二月命在外死因送京師審錄

帝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必三覆奏然後行刑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十九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起庚子明成祖永樂十八年
盡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凡六年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以幻術聚衆據益都却石柵寨爲亂指揮高鳳領兵捕之敗歿勢遂熾其黨薰彥昇等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至圍賊寨賊遣人說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宵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即往據汲道賊夜襲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別賊賓鴻等攻安邱益急知縣張旗縣丞馬瑞

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營即墨衆併力
攻之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備倭海上聞圍急
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青
又大敗之斬馘千餘人時城中旦夕不能支使青救
稍遲城必陷比三日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
猝出之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
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刑部尚書吳中劾奏升
征勦妖賊失機媚功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
困之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
殺傷軍士劉忠身先士卒升不救援衛青解安印圍
反忌青功而推辱之請治其罪遂下升獄擢青山東
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賴撫左右參議已乃釋升
帝以賽兒久不獲德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
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悉還至京詰之
至所在多擾既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山
東左參政民至力為矜宥人情始安

質實

蒲臺漢
濕沃縣

地隋置蒲臺縣宋省入渤海縣金復置屬濱州元屬
般陽路明仍置縣屬青州山東武定府益都漢侯國
三國魏置益都縣金益都府元益都路明仍置縣屬
青州府今因之却石柵在益都縣西南即墨齊邑漢
縣為膠東國治北齊廢隋復于不其故城東北置即
墨縣元屬膠州明屬萊州府今因之安邱春秋莒渠
邱父封邑漢置安邱縣屬北海郡與琅邪之安邱異
隋復置安邱縣宋金元仍舊明屬青州府今因之鰲
山衛名在即墨縣東四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今裁
諸城漢諸縣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諸城唐置密州
治此明改縣屬青州府今因之高鳳張嶺馬橋里系
未詳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王真里系未詳吳中
字思正武城人段
民字時舉武進人

夏六月北京地震

金史紀事本末 卷六
秋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九月召皇太子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上吉宜御
新殿遂遣夏原吉齋勅召皇太子尋又敕皇孫從行
期十二月
終至北京

詔自明年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

命行在禮部明年正月朔以北京為京師去行在稱
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諸衙門南京衙門別鑄加南
京二字

冬十一月以遷都詔天下

詔曰朕皇考高皇帝建都江左肇造邦基肆朕繼承
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為都會天意所屬卜筮攸同
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
以紹先志下以詒子孫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于趨
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告成
以明年正月朔御奉天殿朝百官

振青萊饑

凡十五萬三千七百餘戶皇太子過鄒縣見民草食
下馬入民舍皆衣不掩體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
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語之對已奏請停今年秋
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逮督郡縣勘飢民
口數近地約三日達五日悉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
給三斗曰與六斗汝母懼吾自奏上也及至京以聞
帝是之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
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質實

鄒縣漢置
鄒縣晉改

鄒明屬兗州
府今因之

十二月北京郊廟宮殿成

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塲宮殿門闕規制悉如
南京而高殿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
東安門外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
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乃成
質實門東安
城周十八里有
奇東曰東安門

置東廠

帝七年已令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令
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廠于東
安門北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
之勢日重訖于明亡不可復制

發明

明太祖初制內侍不許讀書惟置監局而不

建大御內侍嚴多逃入燕軍洩朝廷事成祖德之
即位後頗加委任監軍出使將兵分鎮往往用之
乃至立東廠刺外事寄以心腹勢敵錦衣後憲宗
信用汪直更有西廠之設羅織益橫倍于東廠洎
末季乘時竊柄日擅福威元氣削而天下用是
危矣此東廠為濫觴而成祖實階之厲也夫

辛丑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
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望太孫
詣社稷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
壇奉安山川諸神主御奉天殿受朝賀甲戌大祀天
地于南郊戊寅質實太廟五廟明會典國初于闕左建
寅大赦天下

質實

四廟德祖廟居中懿祖居東第一

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與主皆南向三祖合食于德祖廟德祖南向三祖以次東西向洪武九年改建太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中一室奉安德祖神主懿祖居東第一室熙祖居西第一室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及時享于正殿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列于左西向熙祖列于右東向仁祖列于懿祖之次西向洪武三十一年以後奉安高廟神主于寢殿西第二室居熙祖之次此南京太廟之制及遷都北京建廟與南京同天壇在正陽門外南郊地壇在安定門外北郊社稷壇明會典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同壇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壇臨祭時太社居東太稷居西俱向北奉仁祖配西向至是始罷勾龍后稷配洪武三十一年後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與南京舊制同山川壇明會典

國初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分祭京畿山川壇西有先農壇壇東有旗纛廟壇南有藉田一所京師山川壇俱與南京舊制同惟正殿鍾山之右添祭天壽山之神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羣臣直言闕失

詔曰朕仿古建二京乃三殿同災朕心惶懼意者敬天事神禮有怠歟祖法戾政務乖歟小人在位賢士隱遯歟刑獄冤濫歟讒譖思交作歟拮克及田里歟虛財妄費用無度歟租稅太重徭役不均歟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乏歟工作過度民力敝歟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有司聞葺不治歟爾文武羣臣條陳無隱于是詔罷不便于民反不急諸務蠲十質實

華蓋殿在奉天

殿北再北
曰證身殿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衆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
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殺主事蕭儀

立國原不徒恃
金湯為固然如
燕地負山帶河
形勢雄險臨中
夏而控北荒誠
所謂扼天下之
吭而拊其背者
故金元皆以此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
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
供薪刲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
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
多不中程往復輟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
假托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五推與突粗究
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
而民人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

龍興虎視其比
建康偏安之地
相去迥若天淵
成祖自就封北
平屢經出塞凡
天時地利所在
籌之已熟故即
位以後決計還
都定其規模而
後從事卓識獨
斷誠非近慮者
所可及不得以
繼舊邸望之也
至若非常之原
恭民所懼一時
營建工役繁興

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剥下媚
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為食而
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
也朝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
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
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覷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
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
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眚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
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
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
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
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
不便帝不懌儀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而緝竟

待無

質實

蕭儀樂
安人

自不能保其必
無怨謫蕭俸等
扭于書生之見
紛紛諫阻實為
未達于事理不
知盤庚遷殷尚
屢念浮言之害
動則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者豈
獨後世為然哉

五月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桓等為知州

柯暹鄭維桓等言事
訐且俱謫知交趾

質實

柯暹字啓暉池州建
德人鄭維桓慈谿人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分遣內官監察御史勘兩京
及天下庫藏逐年出納之數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
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憚召
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
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立命

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
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
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順天諸府督造糧
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下侍讀李時勉于獄

先是時勉應求言詔條上十務十五事極言北京營
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
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率多
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至是遂下獄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罷朝會詔
羣臣修省

春三月詔有司遇災先振後聞

戶部奏直隸開州等州縣民飢常數曰有司必至飢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振之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自後遇飢即賑實發倉振之而後聞質實開州金置明屬大名府今因之

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為衛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其貢使歸多行剽掠又時出沒塞下為寇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喚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幾山東數十州縣霖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埒原阿魯台遁遂征烏梁海

大軍至間平謀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運擊
帝曰詐也被慮吾撫衆欲以此牽制我知大軍北行
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適去大
軍次沙磧原阿魯台大懼毋妻皆詈之于是與其家
屬直北走蓋幸輜重于庫楞海則乃命發兵焚之收
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烏梁海
為羽翼也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諭
曰軍至寇且西走邀之必獲至奇拉爾河其衆數萬
果驅牛馬車輛西走過大軍倉卒迎戰帝麾騎夾擊
自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餘走散其地背河面左
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登高望之見其衆稍聚乃麾
兵繞出其右分兵渡河斷其後衆哭至盡獲之又麾
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於深林中又命嚴陣山下
以待已而其衆盡棄輜重走左帝麾騎與山下兵馳
追之及林間伏發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
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烏梁海餘黨老弱皆詣

軍門降

質實

沙瑄源在興和北奇拉爾河方輿紀要在
各顏境內○奇拉爾河舊作屈裂兒今改

免南北畿山東河南州縣糧芻七十萬

南北畿山東河南各州縣水災糧三十三萬
八千有奇芻三十八萬有奇皇太子皆免之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
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壬戌帝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
宗廟社稷御奉天門朝百官受賀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成祖每出征輒
以國事委之太

于其還也必遷怒宮僚紛紛下

獄至疾死者接

踵雖讒人交搆

所致亦由成祖

之處置失宜益

立儲已鮮克革

全而監國尤易

拈疑勞即總師

以出大事原可

由行在親裁庶

務亦可簡重臣

分理何必全在

潛勿用之人總

攝朝政使媒孽

者得藉以為解

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

正命與震並下質實張鶴時官戶部主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閏十二月乾清宮災

戊寅夜乾清宮在清宮災質實乾清門內

癸卯二十一年春三月御史王愈等決囚誤殺無罪四人

坐棄市

監察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四人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即日皆棄

市

質實

王愈修
武人

夏五月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水災田租

去年夏秋霖雨黃河汎溢傷田
稼帝命遣人按視蠲其租稅
質實
南陽泰郡元明
為府今因之

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先是高燧與高煦謀奪嫡時時譖太子凡太子宫僚
多得罪既而帝問其不法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禠
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免至是帝有疾護衛指揮
孟賢等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內侍楊慶養子造偽

詔謀進毒于帝侯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時
總旂王瑜姻家高以正者為賢等畫謀謀定告瑜瑜
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等得所為為詔帝顧高
燧曰爾為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又力為之解
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悉伏誅
質實總旂明史兵志凡千
小旂十王瑜字廷墨山陽人
仕至右軍都督府僉事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率衆南犯帝曰去秋寇犯興和朕
率師擣其巢穴復勦其黨烏梁海其窮甚矣今以朕

既得志必不復出朕當率兵先駐塞外以待之彼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于是部分諸軍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馳攻之

八月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皇太子諭戶部曰今年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糧芻皆無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斂怨其悉蠲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額森托噶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魯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逆駐師前鋒陳懋追寇至宿冤山不見敵遇王子額森托噶率妻子部屬來歸遣人馳奏命偕來入見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質實

上莊堡在萬全右衛北其地有上莊堡膳房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俱永樂以後置今宣化府

萬全縣北境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山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水合宿寇山方輿紀要在興河北亦曰宿寇口度漢處也額森托噶元太保布哈六世孫○客森托噶舊作也先土千布哈舊作不花今並改

十一月帝還京師

駕至京師陳鹵簿帝乘御輦入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羣臣上表稱賀

甲辰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
平守將言阿嚕台犯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救邊將整兵俟命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
司及西寧鞏昌洮岷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質實 西寧秦為西羌所居湟中地漢置破羌縣隋改
湟水縣為鄯州治唐吐蕃擾之曰青唐城宋復
置鄯州又改西寧州明為衛今升府岷
州西魏置明為衛今復為州屬鞏昌府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
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
暴阿嚕台罪而尤宥其來降者諭諸將曰武有七德
禁暴除亂是其首也又謂止戈為武今罪人阿嚕台
耳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非持兵器向我師
縱勿殺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

文祭之至應昌宴羣臣命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
此先帝所戒後嗣也雖軍旅不敢忘帝亦自製詞五
章述奉天法祖勤政恤
民意亦命中官歌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
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命陳懋等前覘懋
至白印山無所
遇以糧盡引還
質實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
林東北或謂即庫庫諾爾元太
祖初會集部落之地白邗山方輿紀要在漠外達
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濶濶納
渚兒今
並改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帝還至清水源命楊崇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成

疾甚顧左右數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遣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年六十

有五楊崇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銘錫

為禋以飲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蒙及御

馬少監海壽馳赴太子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鵬鵠谷

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殯於梓宮

質實

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清水源在漠北永樂八年春帝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鵬

鵬谷在宣府城東北二百七十里元雲州鵬窠站洪武四年于此置浩嶺驛宣德六年改置堡今屬宣化

府龍門縣東境仁

智殿在武英殿後

發明

成祖雄才遠畧世稱英主然以藩封篡立慙德實多革除之際慘行屠戮季年屢事北征雖

威震沙漠而躬泣戎行亦云疲矣榆木川之變當時傳聞異辭如明輯畧明書等編謂成祖夜感異夢召問近臣且軍多訛言衆心惶惑及秘不發喪召匠鑄錫梨杷以歛且殺匠戚口軍人莫測于是傳會者遂有不得善終之說裨官野史固未可據為傳信或由成祖前此之多行不義殘刻濫誅怨讎之于人所致耶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以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

大學士黃淮為通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製已
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
書閣職
漸崇

汰冗官

帝以古者官不必備今設官太冗廉汙無別則廉者
之心或怠賢否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其令中外察其
不稱者
罷之

九月召黃福于交趾以兵部尚書陳洽代之

黃福之在交趾
固得鎮撫荒服
之道而紀者遂
謂交趾之亂由
福召還而益熾
殊不盡然試核

福在交趾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
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無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
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兼詹事輔弼太子以
兵部尚書陳洽代掌布按二司事福還之日交人扶

福在交趾時事
如馬騏等以採
辦數變致啟禍
源福并未嘗稍

河溢開封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實實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

免今年田租命石都實實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令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

追後福御命再往旋即卒還幾遭拘禁則福即不召還其不能

逆靖邊氛已可
緊見史家燭照
過當大率如此

忍言士奇說是也帝乃素冠麻衣而視朝時羣臣
皆已言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常帝數曰輔
武臣也而知禮過六
卿由是益見親重

增諸王歲祿

先是召漢王高煦赴京北至與趙王高燾並厚賜之
復賜諸王金幣有差帝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
趙王居京師他皆守藩于外朕旦
夕念為戶部其各益祿米差次之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為之兼領中
軍都督府事為南京要職
賈實
此置南京守備之
始李隆字彥平和

州人潘

之子

山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臣交

好已難逃黨惡

之誅及身自入

朝復以招降為

請力保無虞願

齎款甫往而寇

患已深旋復以

虛詞掩飾其欺

罔之罪益無可

逃况仁宗前此

曾慮及為其所

結固壽以死自

明始從其策則

說既不售即當

備舉前言予之

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利逃老趙益深匿李彬奏
言利竄老趙老趙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
今久不達其情巨測朝廷疑老趙匿賊令彬送其使
臣至京詰問老趙乃逐利已而率衆求撫仍匿俄樂
不出帝踐阼後尋冠茶籠敗鎮守叅將方政兵殺指
揮伍雲會壽入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
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為所結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
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領之遣
壽救授利清化知府慰諭甚至教甫降利已犯清
化殺指揮陳忠利得教無降意佯言俟秋涼赴官而
寇掠質實茶籠交趾舊州屬又安府方政全
不己

敕人枉雲定遠人陳忠臨淮人也

散畿內民所養官馬于諸衛所

願罰乃非但不
勿譴責反令其
得專進止坐使
閱監以拍撫養
癰腫貶猖獗其
失誠不能為之
恕仁宗稱明之
金碑觀于此亦
惡患有餘而英
斷不足者與

諭兵部曰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
四匹畢力于此耕桑盡廢其散馬給諸衛所及臨邊
戍卒養

質實

明會典在京在外衛所俱有募牧馬匹
以給官軍騎操之用在京及南北直隸

衛所屬兩京太僕寺在外屬各該行太僕寺苑馬寺
及都司皆委官提督每衛委指揮一員所千百戶一
員專管募牧其搭配料駒起
解比較等項悉照民間事例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
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總愆糾繆諭以協心贊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
聞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
如義士
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司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今天下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全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

后始為帝妃操婦道至謹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懽帝數為漢趙二王所問體肥碩不能騎射成祖恚至

減太子宫膳瀕易者屢矣卒以

質實

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

四方奏報雨澤隨時省覽或賜雨偶愆預籌補救其法最善通政司乃請送給事中存貯是不但視為具文并與聖閣上聞者何異仁宗處其過抑仍全奏至即間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張騏之女騏追封彭城伯后于洪武十六年封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封皇太子妃

洪武間人封諸王據要即擁重

兵未收維城之效而禍變已生

燕第其明徵也

迨永樂以後其

覬覦非分者如

齊如谷尚各懷

僥倖之心利契

所在較然可觀

則借鑒債整

宗豈應念不及

此乃即位之始

即裂地以封諸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封子八人為王

封子瞻堉為鄭王瞻堉越王瞻堉襄王瞻堉荆王瞻堉淮王瞻堉滕王瞻堉梁王瞻堉衛王

質實

鄭靖王瞻堉帝第二子就藩鳳翔後遷懷慶越靖王瞻堉帝第三子就藩衡州未之藩卒襄獻王瞻堉帝第五子就藩長沙後遷襄陽荆憲王瞻堉帝第七子就藩建昌後遷蘄州淮靖王瞻堉帝第八子就藩韶州後遷饒州滕懷王瞻堉帝第九子就藩安陸衛恭王瞻堉帝第十子就藩慶未之藩卒其第四子為蘄獻王瞻堉初封靜樂王永樂十九年卒帝即位追封無後

詔舉賢才

才實為國仍諒
恨其後累朝遂
沿為故事藩封
幾遍中原陸梁
者雖旋即剪除
而裁抑者又不
無過刻逮宗祿
日眾供億不支
仰屋以籌訖無
善策因明祖貽
謀不臧而仁宗
目擊其病不能
早討變通亦昧
于權衡損益之
大端天

全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于五品以下
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出眾文學優長者
量才擢用舉後犯
賊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
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一切
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
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

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
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
者亦如之

發明

成祖革除之際為忠義所不容于是肆其毒虐倒行而逆施建文諸臣備遭慘酷而并取

其家屬悉發教坊錦衣浣衣及與功臣為奴又并及其外戚全家戍邊者怨毒之流古所未有仁宗心識其冤即位之初首宥諸臣家屬旋復放還外戚之戍邊者可謂寬大之政易稱幹父之蠱仁宗有焉

阿魯台來貢馬

阿魯台遣使貢馬賜賚有差
降敕宥其前過許令通好

詔羣臣極言得失

帝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賢臣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嗣位初首詔直言

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聞弊膠于習而不知革鄉等無慮後譴相與至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赦烏梁海罪

帝遣使敕諭烏梁海官民曰朕承大統凡四方萬國罪無大小悉已赦宥若烏梁海官民敬順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生理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為邊患吾不吝屈已以安百姓也

遣御史巡察邊衛

遣御史巡察邊諸衛稽部曲中疏令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帝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今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于小人無屈于勢要無私于親故詢之于衆斷之以公可也又御史朕之耳目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往勉之

禁所司擅役屯田軍士

帝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差違者處重法

命都督方政同榮昌伯陳智鎮交趾

命政與智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畧憚戰因借撫以愚中朝且與政忤遂頓兵不進而山壽一意主撫壽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十二月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

建文中齊黃諸臣外戚全家謫邊者令家存一丁于戍所餘放為民

書天下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帝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所係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朝夕省覽聞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今五府六部朝夕接見得詞察

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識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有善上忘誰肯自勵有不善上忘亦誰肯自戒如此何以望治具各三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得觀之以考察行事而黜陟焉

葬長陵

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長陵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實

長陵在昌平州天壽山中峯之下

實

明史贊曰成祖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秉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賑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

又曷可

掩哉

乙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

朝不舉樂

帝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
行五拜三叩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受賀作樂如
大朝儀帝不從震固
請乃止受朝不舉樂

勅內外臣修舉職業

諭曰朕祇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
惓體天為治嗣位之初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
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天下安于太平今
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

羣臣之責
尚思勉之

建弘文閣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
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憲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
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曰直閣中
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溥閣印曰朕用
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
質實 弘文閣殿
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閣詞林記

仁宗即位建弘文館於思善門駕常臨幸講論經史
但作館不稱閣又考明典故紀聞仁宗作弘文閣於
思善門外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据此應
是閣思善門燕史思善門外橋西為武英殿陳繼字
嗣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
學人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府州交薦以母老不就

母卒哀毀過人仁宗幸弘文閣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以繼對召為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

二月命太監鄭和守脩南京

命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於內則與內官王景宏等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則與襄城伯李隆等商議施行

帝耕藉田

帝躬祭先農耕藉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
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奉母至孝初為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
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帝命馳驛赴
闕出其事狀令侍臣廷誦之即拜文華殿大學士
學士謹辭帝曰朕推卿以風天下為子者質實
字仲常徐州人永樂四年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
丞至是拜大學士尋扈從皇太子監國南京宣宗嗣
位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右
參議賜白金文綺致仕

詔求直言

初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尚書吳震吳
中等劾謙誣罔帝召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諂

大體然心感起擢思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
優容之帝乃不罪譙然每見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
言陛下詔求直言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為
戒今四方朝覲者集闕下見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
容直言帝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
過今當置之免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言者益少
復召士奇就榻前書教引過曰朕即位以來臣民上
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問者弋譙所言多非
實事羣臣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譙朝參
自是言者益少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伏必有
其咎豈無可言而為臣者懷自全計退而默然何為
忠朕于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
以譙前事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
言勿諱譙朝參如故尋擢為副都御史

賈實

弋譙

代州

人

發明

弋謙以言事過激呂震吳中等輒劾其誣因迨士奇進言仁宗已知震等之迎合且為下

敕引過而於震中輩不聞有所疎斥史稱呂震倭設傾險吳中為時論所鄙皆一時宵小之流仁宗為明辟既察其奸而優容如故豈所謂英斷不足者歟

振隆平饑

隆平縣饑時栢鄉縣多貯官麥有司請以貸之帝曰饑即振之何貸為

質實

隆平漢廣阿唐昭慶

宋改隆平明因之今縣屬趙州栢鄉漢鄴縣隋栢鄉宋省為鎮後復置縣明因之今縣屬趙州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克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

法令之當否詳
審至于再三斯
已可矣即虞廷
克允亦惟擬之

三宥之三而止
必令法司五奏
往復雖多徒滋
煩冗究之五又
何異于三乎且
人主詳求庶獄
反覆披覽輕重
自無適情即介
于微暖疑似之
間或覆勘以得
其平或集議以
衷于是自不致
猶有枉縱如必
待臣下執奏乃
允則明慎之謂
何而權勢下移

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奏執五奏不允同
三公大臣執奏必先乃已諸司不得輟囚背及加人
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
以舜罰不嗣父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
之盛時采聽民言用資戒儆今奸人往往撓拾誣為
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
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以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率師巡開平大同

敕諭陽武侯薛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率
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巡哨遇寇相機勦捕

實

薛祿膠人行六軍中呼
曰薛六後貫更名祿

命安平伯李安與榮昌伯陳智同鎮交趾

又聞其新是徒
知欽恤之為美
而未識勅法之
要領雖小道必
有可觀致遠恐
泥此之謂矣

帝改元後騎將軍印分頒邊將智得征夷
副將軍印至是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

賈實 李安
懷遠

人言國公
遠之子

詔北京諸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
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發明

成祖建都北京為久遠計仁宗欲復都南京
乃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其時南

北兩京官吏互為徵調且論內監王景宏等修治
南京宮殿意甚決矣仁宗即位初銳意求治多善
政獨此欲遷一事深違成祖定制特南北困于供
億咸以都南京為便不知成祖排羣議而都北京
實據天下全勢而籌立國大計豈可輕
議遷移者乃士奇輩無一言諫及何哉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
角門召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
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
足必特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
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
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命皇太子謁
孝陵往居守

振河南及太名饑

河南監察御史行在戶部俱
奏請發所在倉粟振濟從之

時勉抗言時事其是非姑不足論即其可罪何妨執付法司乃方召對之時遂全武士以金瓜極擊致使骨折殞絕殿廷尚復成何體制昔漢明帝自起撫卽見譏前史仁宗何亦有此過甚之舉耶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改御俱俱下獄
敬名簡以字
行吉水人

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

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

帝崩

年四十有八遺詔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
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
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
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內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
遺詔至宣訖太子哭盡哀入宮發喪越
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漢良鄉縣明屬
順天府今因之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胡氏

后于永樂十五年選為皇太孫妃
己為皇太子妃及是立為皇后
質實后名善祥濟
寧人光祿寺

卿胡榮
之女

秋七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
質實 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因胡姓葉

春海
鹽人

九月塋獻陵

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質實

獻陵在昌平
州天壽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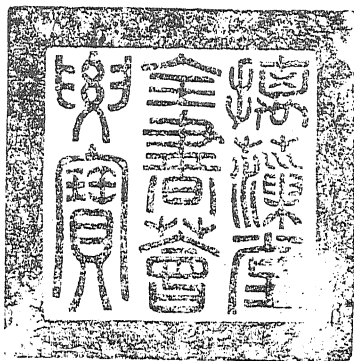
下

明史贊曰當燕兵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
其後成祖永興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
中選媒孽瀕于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焉
乎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是
可為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
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
景比
隆哉

更定科舉法

初制鄉試取士雖有定額自洪武十七年詔從實充貢毋以額限嗣後遂多寡不一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其額並言禮闈試士當分地而取仁宗以為然乃議鄉試取士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西如之其次浙江福建又次湖廣廣東又次河南四川又次陝西山西山東皆自五而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各十人貴州有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議既定未及**質實**明初鄉試定額按明史選行帝即位遂詔行之**質實**明初鄉試定額按明史選各省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皆二十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鈺